

上

相思 薄情染

叶紫◎著

XIANGSI
WEI XIANG
BOQING RAN

她的侠骨柔情，他的刻骨相思，
隔着不仅仅是火国之仇和杀亲之恨的距离……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

相思

叶紫◎著

XIANGSI
WEI XIANG
BOQING RAN

薄情染

【E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相思未向薄情染 (上、下) / 叶紫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560 - 7

I. ①相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12216 号

书 名 相思未向薄情染 (上、下)

作 者 叶 紫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石 颖 杨 晨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姜嫄娟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[http: //www. ppm. cn](http://www.ppm.cn)

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378 千字

印 张 34

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,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560 - 7

定 价 40.00 元 (全二册)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 录

楔子/1

卷一 腥风血雨 剑气森森 何处觅知音/3

- 第一章 剑胆琴心 孤女只身赴险境/5
- 第二章 扑朔迷离 龙潭虎穴何畏惧/20
- 第三章 误入陷阱 抽丝剥茧露端倪/32
- 第四章 世事难料 无端竟成局中子/49
- 第五章 侠骨柔肠 患难之中见真情/68
- 第六章 尘缘往事 惆怅恩仇难自解/76
- 第七章 蕙质兰心 奈何尘缘看不破/93

卷二 情至深处 晓星残月 物是人已非/103

- 第八章 世途艰险 一波未平一波起/105
- 第九章 冤孽重重 异地相逢意自伤/128
- 第十章 玄机暗藏 拨云见雾惊身世/151
- 第十一章 迷雾氤氲 白云苍狗显前因/166
- 第十二章 心事迷茫 多情却似无情苦/183
- 第十三章 荒山剑气 柔情似水最难禁/202
- 第十四章 花落水流 飘零琴剑泪痕多/223
- 第十五章 历尽沧桑 慧剑难断此生情/234
- 番外一/250
- 番外二/256
- 番外三/262



目 录 ●

卷三 风云突变 金戈铁马 天下起纷争/269

- 第十六章 情字煎熬 渺渺芳踪无觅处/271
- 第十七章 尘世纷扰 假作真时真亦假/286
- 第十八章 亦真亦幻 无可奈何花落去/304
- 第十九章 寻幽探隐 相思相望不相亲/334
- 第二十章 寸寸劫灰 脉脉此情与谁诉/355
- 第二十一章 醉月迷花 此时此夜难为情/373
- 第二十二章 暗潮汹涌 如何心事终虚化/387

卷四 难说恩仇 柔肠寸寸 谁解悠悠心/405

- 第二十三章 我心昭昭 长相思兮长相忆/407
- 第二十四章 浮生若梦 人生长恨水长东/420
- 第二十五章 情何以堪 前路未知徒怅惘/434
- 第二十六章 劫后余生 风霜历尽情丝斩/459
- 第二十七章 水流花谢 破镜难圆终遗憾/474
- 第二十八章 前尘如烟 恩仇难辨又重来/486
- 第二十九章 云破月来 一生一世一双人/506
- 第三十章 梦碎魂消 死生茫茫如梦幻/517
- 番外/530



鹅毛大雪，在接连下了三日后终于渐渐小了。

但经过一夜寒风，又变成了薄冰，劈头盖脸地洒落，刮在脸上刀割一般的疼。

京畿大营内炭火烧得正旺，数名穿着银白色盔甲的士兵围着炭炉搓手取暖，神情肃穆，无人开口说笑。

另有两人靠墙而坐，一人目光敏锐，眉宇间透着年少轻狂，意气风发；一人俊逸出尘，有林泉风度，但眉心深锁，面上是挥不去的淡淡忧愁。

忽闻得有人揭帘而入，毕恭毕敬行礼道：“圣上，将军，人犯已带到。”

“带进来。”说话的是那名有着鹰一般锐利眼神的青年人。另一人，显然便是侍从口中所称的将军，他心头微微一颤，背脊僵硬，有些坐立不安，不时往营帐外瞥上两眼。

人犯是被四名五大三粗的汉子一同押进来的。令人惊奇的是，那人犯眉目如画，皎若秋月，竟是个淡雅脱俗的清丽女子。她一袭白衣上血迹斑斑，稍微动一下，脚下的镣铐铮铮作响，但她表情恬静安详，唇边挂着若有似无的浅笑，尽管此刻脸色略显苍白，衣衫脏乱不堪，却丝毫不损她的国色天姿。

“堂下何人，见孤为何不跪？”

女子高傲地仰首，“清霜上跪我主，下跪我师和父母，你何人？”

“大胆！”早有侍卫上前呵斥，女子反而笑意更甚。

一国之君岂是泛泛之辈，怎会因此动怒，他炯炯目光直探女子心底，“说，

是谁指使你刺杀老将军的？”

女子咬着嘴唇，眼中满是倔犟之色，“你要杀便杀，何必多问？”她半阖双眼，将生死置之度外。

君王无声地笑起来，倒是对这女子视死如归的态度颇多欣赏。

将军往女子的方向走去，步子里有难掩的沉重和迟疑。“云姑娘，说出主谋，圣上可饶你不死。”

女子倏然睁开双眼，声音冷如冰雪，“没有主谋，只我一人。”

两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，一个满怀愁苦，一个忧心忡忡，一个双目红肿，一个眼带血丝，都是无言的悲哀。女子再度闭眼，心口剧烈跳动，几乎落下泪来。

将军背转过身，灿若星辰的眸子蒙上几许灰暗，心中无限苍凉，迎上君王探究的视线时，微露一丝难以觉察的恳求之意。

君王不动声色，只一瞬，心中已转过千百种念头，还没开口，又有人急切闯入营帐，神色慌张，甚至忘记了该有的君臣礼节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启禀圣上，二十万尉家军齐集东华门，请求圣上即刻下令将凶手处斩，并将首级悬挂于城门，以慰老将军在天之灵。”

君王摆手示意他退下，颦眉低头沉思。半晌，他沉声道：“来人。”

“圣上。”那将军脸上顿失血色，手指骤然握紧。

女子陡然抬起眼眸，目光凛凛，“不用你虚情假意。”她突然一头撞向身旁立柱，猝不及防间，连看守她的四名守卫也来不及做出反应。顷刻间，鲜血染红了整根立柱，亦沿着她胸前蜿蜒流下，在白色衣襟上开出绚丽妖异的花朵。

她的脸上忽然现出一抹微笑，眼神无比清亮，“杀人偿命，我欠你的都还清了。”她的身体缓慢下坠，尘缘往事如洪水般在脑中蒸腾翻滚，很快变得模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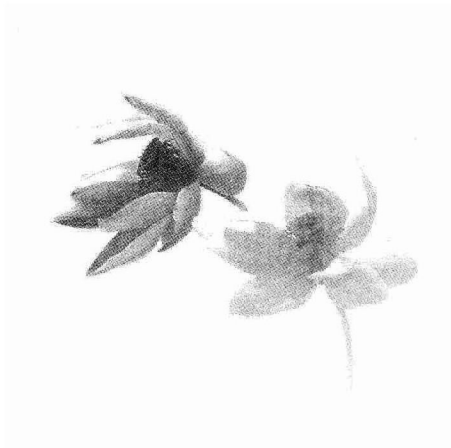
那将军飞身上前接住她虚软无力的身体，看着她在他面前逐渐失去意识，思绪停顿，天地间只剩一片荒芜。



卷一

腥風血雨劍氣森森
何處覓知音







第一章

剑胆琴心 孤女只身赴险境

在北辰国最南面有一座巍然矗立的高山，本来的名称已无处考据，因其终年绿树叠翠，晓雾萦绕，山峰在云海掩映下忽隐忽现，故世人称之为云苍山。

云苍山上到处皆是陡峭似斧削的绝壁悬崖，这里只有苍鹰栖落，岩羊出没。两岸危崖高耸，遮天蔽日，孤雁青峰自得一片风景。而正是在这令人望而却步的峭壁之上，依稀传来一声娇媚的女声——

“清霜，看剑。”

消失的尾音中，剑光飞舞，一招流星赶月使出，朵朵剑花自四面八方袭来。一袭湖绿衣衫的妙龄女子唇角缓缓浮现醉人笑意，正是适才出声的少女。

被唤作清霜的黄衫女子连退数十步，但无论她怎样闪避，周身仍是被罩在刀光剑影之中。

“清霜，接剑。”

在旁观战的白衣少年舒展右臂，将一柄长剑抛入圈中。清霜朗声回应，窈窕身姿凌空跃起，接剑在手，莲步轻移，转瞬间反守为攻，一十六剑宛若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四周寒光飞旋，几乎看不见人影。

比剑的是一对师姐妹，年纪稍长的黄衫少女姓云名清霜，正值二八年华，喜穿绿衣的女子叫做柳絮，清霜长她一岁。那长身玉立的白衣少年则是她俩的师兄沈煜轩。

柳絮丝毫未见惊慌，她见招拆招，不乱不素，只是敛去盈盈笑容，形容更为专注。你来我往，一招连一招，一式接一式，无断无间，一会儿的工夫，两人已

然对拆了数十招，然而，二人功力相当，剑法又同样精妙，一时难解难分。

沈煜轩轻笑道：“清霜，絮儿，你俩不分胜负，可以收手了。”

无人应他，两柄剑招招相接，分毫不顿。

云清霜蓦地使出一招分花拂柳，剑势直指柳絮眉心，后者惊呼一声，身形虚晃低头含胸堪堪避过。未料此招却是清霜所使虚招，只见她足尖轻点，收回剑招，衣袖挥舞，翩若惊鸿，却趁其不备，自柳絮头上摘下珠花一枚，得意扬扬地扣于掌中，稳稳落地。

回头，柳絮举手沮丧地拂过青丝，两人胜负已分。

云清霜、柳絮的落云剑法一脉相传，功力本在伯仲之间，但清霜凭借轻功优势，总在千钧一发之时化劣势为主动，占尽先机，柳絮只得悻悻地甘拜下风。

“清霜，你的剑法运用得越发娴熟了。”沈煜轩温文笑道，目光清澈如水。

云清霜温婉一笑，露出浅浅酒窝，“师兄过奖了。”

“哼，不过是在轻功上占了便宜罢了。”柳絮嘟着嘴闷哼。

沈煜轩好笑地摇了摇头，正待上前好言宽慰她几句，上崖的唯一小径上摇晃晃地走来一小童，冲着三人深深作揖道：“三位师兄师姐，有贵客来访，师父请你们速速下山。”

沈煜轩低低应道：“好。”

柳絮抢先一人走在前头，依旧闷闷不乐。沈煜轩脸上漾着笑意，从云清霜手中接过那枚珠花，疾走几步，替她别在脑后。柳絮这才笑出来，眼波流转，面上因羞赧蒙上一层淡淡的粉色。沈煜轩又宠又怜地瞥了她一眼，唇角微微弯起。

一直跟着没说话的云清霜见状稍别开脸，星眸半垂，心头涌上一抹说不清道不明的莫名情绪。她减缓步子，故意落在了最后头。前面两人的丽影仿佛成了这山水间唯一的景致，而自己又在谁的景里呢？云清霜心头泛起涟漪，如何平静得下来？

三人绕过阴气弥漫、深不见底的幽谷，眼前逐渐豁然开朗。碧水青天，鸟语花香，让人无法想象在此穷山僻壤中还隐藏着有如斯宜人景色。

邀月山庄就建在群山环抱之中。

正欲踏入庭院的三人被守门小童拦下，态度不卑不亢，“大师兄、三师姐留步，师父只请二师姐一人入内。”

柳絮秀眉微蹙，奇怪地瞥了云清霜一眼。父亲待师兄妹三人向来是一视同



仁，不偏不袒，今日怎会厚此薄彼？

云清霜亦惊讶万分，但她只低头轻道：“诺。”

她迈进大门，始觉周围气氛不同以往。自门廊开始，十步之内必有一人凛然站立，着粗布衣裳，手中虽无武器，但虎背熊腰，眼中精气外露，太阳穴高高突起。云清霜跟随柳慕枫学艺十年有余，自然一眼看出这些人乃是深藏不露的外家高手。

越走越觉得这气氛压抑，云清霜心下一阵慌乱。究竟出了什么事？师父为何单单唤自己入内，反将亲生女儿柳絮和义子沈煜轩屏除在外？

她迟疑着，脚步便越发缓慢。

忽地一人从她身旁闪过，身手快如飞鸟，他对着清霜恭恭敬敬道：“柳先生在后院，云姑娘请。”

云清霜冷眼打量此人，高个，马脸，塌鼻，厚唇，肤色焦黄，乍一看毫不起眼，但就凭刚才他所露的一手轻功，清霜就不敢小觑于他。

家中为何突然多了这些个练武之人？清霜心中疑云渐浓，但随即又释然。师父的武功已登峰造极，天下间又有谁可以制得住他？如果他真遭到暗算，那眼前即便是龙潭虎穴，她也绝不会后退。思及此，她心底反倒是一片清明。

正值初夏，桃花开得红火。地上落英缤纷，仿佛刚下过一场花瓣雨。

菩提树下，一清癯老者倚树而立，身板挺得极直，目光炯然有神。

见师父无恙，清霜大喜，几近狂奔过去，到了跟前，才发现柳慕枫身旁另有一人正同他侃侃而谈。

那人也是一名老者，紫袍加身，面目慈祥，颌下微须。许是听到了细碎的脚步声，他抬头看向清霜的眼神柔和淡然，静静含笑。

“师父。”清霜轻唤道，嗓音婉转悠扬。

柳慕枫微颌首，“霜儿过来。”

云清霜听话地走至他身边。柳慕枫手一指那紫袍老者，“霜儿，见过圣上。”

清霜一惊之下，指尖轻颤了下。她怎么都没有想到，眼前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老人竟然就是北辰国朝渊帝云静庭。来不及考虑其他，她稍犹豫了下，便屈膝跪地，准备行大礼。然而，她的膝盖还未及着地，一股巨大的力量便将她缓缓托起。“云姑娘免礼。”说话间，老者一派悠然的神情。

清霜讶然，此人内力之高居然不在师父之下。她猝然抬首，两人四目相接，

清霜顿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，对方那种与生俱来的王者霸气，此时尽现。但令她感到惊讶的是，他明明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一国君主，神色中却始终带着一丝疲惫和淡淡的忧伤，并且，在同她对望的时候，她能清楚地感受到他眼中一闪而逝的温柔和愧疚。

清霜可以确定这是彼此第一次见面，却觉得对方在陌生中又透着几许熟稔，倒不是似曾相识，只是眉目间说不出的熟悉，犹如对镜照人。

她再度抬头，云静庭已是背对于她。柳慕枫几不可闻地轻叹口气，朝清霜摆了摆手，“你先下去吧。”

清霜退下时飞快地回头看了眼，那疑惑的一瞥恰好撞上云静庭紧蹙的眉头和若有所思的目光，满眼望去皆是心酸。清霜慌忙敛了心神，一颗心怦怦直跳。

她刚一出去，就被柳絮连拽带拉地拖到角落，“清霜，我爹找你做什么？”她说话一贯爽直，平日里又被宠惯了，向来直接称呼清霜名字，这要是被柳慕枫听到，少不得一顿埋怨。

云清霜有半刻的思维停滞，师父找她去做了什么，她竟然答不上。好似，就仅仅是为了让云静庭瞧上一眼。她朱唇半启，组织着措辞。性急的柳絮可等不了，她在云清霜肩头拍了下，没大没小地催促道：“清霜，你快说嘛。”

沈煜轩带着三分笑意，敲了敲柳絮的脑袋，“师父行事自有主张，莫为难你师姐。”

云清霜咬了下唇，将实情和盘托出。对着沈煜轩，她没办法隐瞒任何事。

“奇怪，圣上没有对你说过别的事？”柳絮显然不信。

云清霜摇了摇头，其实就连她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。

“师兄，你觉得呢？”

沈煜轩依旧一副淡定从容的模样，只是，静默过后，徐徐吐出几字，“清霜，你姓云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柳絮抢着说，“在北辰国云是大姓，上至皇亲国戚，下至贩夫走卒，皆有云姓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”

沈煜轩淡淡一笑，不再言语，然而他那意味深长的一瞥，让云清霜乱了方寸。

“霜儿，轩儿，絮儿，你们三个进来。”低沉的声音自厢房传出，柳慕枫内力深厚，隔了这么远，听来仍旧清晰分明。



再次进门，云清霜发现，之前在此十步一哨的守卫退得干干净净，后院中人踪影全无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，她几欲以为刚才的一切不过是做了场梦。

“师父。”“父亲。”三人毕恭毕敬地行礼。

柳慕枫点了点头算是回应，下颌绷得紧紧的，神色甚是凝重。“适才圣上到来，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。”说话间，眸光有意无意地扫过三人。

三人都不语，柳絮大咧咧地吐吐舌头，清霜则低下了头。

柳慕枫自顾自往下说：“圣上带来一个消息，天阙国嘉禾帝有意开辟疆土，欲在十年之内，吞并四国，一统天下。”

此言一出，三人皆大惊。

天阙国与其他四国数十年来和平相处，相安无事，而且新君即位不久，政权尚未稳固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怎会大肆发动兵事，动摇根本？

面对徒弟和女儿疑惑不解的目光，柳慕枫一语道破天机，“嘉禾帝萧予墨曾在北辰国做人质长达八年之久，依照他的性子，这实乃奇耻大辱。他即位后下达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将征兵制从三年一次改成一年一次，其心可见一斑。”

沈煜轩斜飞的风眼阖了阖，沉声道：“一旦出兵的话，北辰国必将首当其冲。”

云清霜的心直直地往下坠。

“当初圣上一念之仁，允萧予墨回归故里，未想会成为今日的祸端。”柳慕枫低低叹道，满面愁容。

天阙国这十几年来卧薪尝胆，励志图强，国势与以前相比早就不可同日而语。相反，北辰国子民习惯了安逸舒适的生活，早就不知战争为何物，在此情形下，强弱已分。

不知何时，柳慕枫已将一卷地图展开。他指尖扫向何处，三人视线也随之跟到那处。“你们来看，南枫国地处偏僻，且终年积雪，如无意外，萧予墨暂且不会动它。接着便是北辰、东裕、西茗三国，东裕国与天阙国素来亲厚，开战后，不做出落井下石之举已属万幸，想要他们援军北辰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最后就只剩下西茗国，晋鸿帝轩辕灏行事谨慎，北辰天阙交战，其最有可能做的就是袖手旁观，静观其变。圣上的意思是，希望和西茗国组成联军，共同抵抗天阙国的入侵。霜儿，这封是圣上的亲笔书信，你辛苦一趟，面呈西茗国君轩辕灏。”

冷不防话题转到了自个儿身上，云清霜皱了皱眉，联想到方才师兄所言，横亘在心中的话脱口而出，“师父，为何是我？”

柳慕枫微一沉吟，“你也是北辰国的子民，尽一份力无可厚非。”

这和预想中的答案相差太远。云清霜目光幽幽一转，落在沈煜轩和柳絮身上。

像是能够猜到云清霜的心思，柳慕枫又道：“絮儿和轩儿随我去天阊国，霜儿你办妥以后，来乾定城与我们会合。”

“诺。”拜师十余载，云清霜从未忤逆过师父的意思，这次也不例外。

“义父，”说话的是沈煜轩，他一直缄默，却在此时开口，“师妹从未只身一人下山过，能否……”

话未完即被打断，“也该是时候让她历练了。”

沈煜轩还待辩驳，却被柳慕枫凌厉的眼神制止住，讪讪住了口。

云清霜抿紧了唇接过书信，仿佛接过了千斤重担，微露苦楚笑容。这一趟，是分别，是历练，还是要开始一种无法抗拒的新的生活？云清霜心中的不安，无法对任何人诉说。

翌日一大早，云清霜拜别了柳慕枫。

临行前柳慕枫自墙上取下一柄长剑，拔剑出鞘，只见一团光华绽放而出，熠熠生辉，竟如墨子星辰般绚烂，剑柄上的雕饰精致优雅，剑身光照浑然一体，仿佛天造地就。

“霜儿，你带着这把宝剑，防身也好，临阵杀敌也罢，皆可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云清霜忍不住惊呼道：“师父，这便是纯钧剑吗？”此乃师父心爱之物，据说还是先皇赏赐，如今要他割爱，云清霜如何受得起？

“嗯，师父不能陪你一同前往，凡事务必小心谨慎。记住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

云清霜一一记在心中。

“去吧。”柳慕枫摆手道。

她走到门口，回首望了望师父，欲言又止。

柳慕枫沉声道：“霜儿，你还有何事？”

云清霜低下头轻声说：“师父，娘亲那里……”



柳慕枫迅速打断她，“我会告知你娘亲的，你放心去吧。”

云清霜侧身跨上马，婀娜身子在晨风中形影相吊。她回望数眼，终究放下心头的恋恋不舍，策马前行。

缰绳遽然被人扯住，“师妹。”云清霜回首，撞上一双似水眼眸，沈煜轩狭长上挑的眼睛闪过一道柔和的光泽，“我送你一程。”

云清霜红着脸点了点头。

两人两骑一路无话，这一送便送出了城。

“师兄，时辰不早了，你请回吧。”眼看再往前便到下一座城池，而沈煜轩还没有回头的意思，云清霜忍不住开口道。

沈煜轩声音有些黯然模糊，“师妹，此去西茗国路途遥远，你要多加小心。”不待云清霜答复，他又道，“要面见西茗国君不是件容易办到的事，我与西茗国大将军夏侯熙有过数面之缘，或许，他能帮到你。”说着，他从怀中取出早就准备好的一柄短刃交与清霜，“这是当初夏侯熙送我的信物，到时拿给他看他就明白了。”

“多谢师兄。”清霜拿在手中，随手拔下刀鞘。

沈煜轩慌忙阻止，“小心割破手。这可是削铁如泥、吹发立断的利器。”饶是他提醒得及时，云清霜指上已有点点血珠渗出。指尖稍稍刺痛，她倔犟地死死咬住唇。

沈煜轩立即把云清霜受伤的手指纳入口中轻轻吮吸。他做得极其自然，丝毫没发觉此举给云清霜带来了多大的困扰。她眸中闪现一丝异色，唇一动，似乎是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淡淡地移开了目光。

云清霜抽回手，手指微微握紧，淡淡笑了一笑，“师兄，替我照顾好师父和师妹。此去一别，乾定城再会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说到师妹柳絮，沈煜轩眼底浮现一抹浓到化不开的蜜意，就连眼角眉梢都带上了丝丝柔情。

云清霜眼角发酸，忙转开头掩饰过去，声音沉了半分，“师兄，保重。”旋即双腿轻夹马腹，策马奔腾，再没回头。

沈煜轩看着消失在喧嚣尘埃中的单骑，口齿间还有鲜血的咸味。

云清霜所骑的是四日行千里、夜行八百的良驹，她快马加鞭，日夜兼程，十

日后，进入西茗国边境。

放眼望去，皆是看不到边际的高坡。西茗国国土将近半数皆是草原和高坡，遍地的青草在微风中起伏，四处没有一丝人影，只有几声呦呦的鹿鸣。

清霜自幼便住在山上，少有机会见到这般瑰丽的景色。她贪恋沿途风景，索性下马步行。莽莽原野上散发着清新、潮湿的泥土气息，一碧万顷，犹如风平浪静的湖面。

这一耽搁，等她意识到时辰不早，再不赶路可能会错过沿途驿站时，山峦上空已是一片晚霞，暮色渐浓，四野悄然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之中，远山近树的轮廓都已模糊。“糟了！”云清霜暗道不妙。她一跃而起，纵身上马，此处荒郊野外杳无人烟，她须尽快离开。

天公不作美，方行了十多里路，一道熠熠的电光劈空而下，不及掩耳的闷雷随即而至，突如其来的夺目光亮使得昏暗的天空顷刻间耀眼亮堂，紧接着又是一声霹雳震得地动山摇。

云清霜抚了抚额角，低下头在青骊马耳边轻声说了什么。那马像是能通人性般双耳竖起，突然四蹄腾空，疾似流星。云清霜身体紧贴马背，也多亏她骑术了得，才能在崎岖的山道上纵马奔驰。

瓢泼大雨遮天盖地般直灌而下，落在大地上卷起一阵淡淡的轻烟，如此下去，山路泥泞，将愈加难行，云清霜心中着急万分。这时，隔着层层雨帘，她眼角瞥见十丈开外有一座民居，不禁大喜过望。她加快速度，待到近前才发现原来是一间破旧的山神庙。

云清霜将青骊马系于廊柱下，紧抓着包裹缓缓走进破庙。庙宇破旧失修，里面荒草蔓延，山神塑像上蛛网纷乱，满身尘埃，唯有庙后苍松掩映的宝塔和殿角那座巨型洪钟，还依稀可见当初香火旺盛时的肃穆与安详。

云清霜在角落寻到一处空地，掸了掸灰尘，皱着眉勉强坐下。雨越下越大，砸得屋顶噼啪作响。云清霜暗自庆幸，虽然今晚势必要留宿庙中，但总比在外变成落汤鸡兼之整夜受冻来得强。

湿衣粘在身上凉飕飕的极不舒适，云清霜寻思片刻，除下外衣在火上烘烤，中衣仍是裹在身上。虽然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而且雨势滂沱，再有人闯入的可能性不大，但她还是不敢掉以轻心。

轰的一个炸雷，震得人心惊胆寒，正在此时，被拴在廊檐下的青骊马忽然